责任编辑:徐梦娇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87
E-mail:jcjyb4@163.com
2026年11月13日　星期五
浙江教育报

在阅读里留下成长的痕迹

在阅读里

□吴志翔

本来,纸质阅读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哪怕数字阅读已成常态,哪怕AI时代已经造就了可以按需生成、动态交互的全新阅读生态,我们还是相信,不同的阅读形式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当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发出“现在谁还看书看报刊啊”的感叹时,这种“相信”似乎变得不再那么笃定。纸质阅读需要重新“正名”,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态位”。

在今夏召开的全国书博会(杭州)读者大会“书香中国·阅读之美”分享环节中,著名学者葛剑雄坚信“纸质书永远不会消亡”,依据是阅读除有获取知识、信息的功能外,更有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目的。钢笔圆珠笔普及后,毛笔字反而成了艺术;汽车普及后,人们反而更爱跑步。对于心灵的成长和人生的乐趣,纸质阅读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没错,满足精神需求是纸质阅读的生态位。但这有点太笼统了,容易让人把捧读纸质书刊看成是出于某种“情怀”,若仅此而已,那纸质阅读存在的合理性未免太脆弱了。事实上,纸质阅读的珍贵,在于它是一件特别需要耐心和专注力的事。

谁也不会否认技术进步给阅读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每个人接受信息的广度大大拓展了,时效显著提升,知识更加可及,检索极其便捷,储存无比轻量,提问获取点击可得……大家都在刷短视频、看剧、读网络文本,也会借助AI进入内容生成以及人机对话的“阅读”状态。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抵制数智技术支撑的阅读。

但还是有值得警惕的东西:当所有文字都变成轻逸的、无限滚动的、随时可以划走的信息流之后,我们“读”了半天恐怕一无所获。哪怕有所谓的“信息增量”,却没有什么思维质量,这样的“阅读”不是汲取而是放空,没有沉淀只有浮躁,得到的体验不是阅读书刊之后的充实饱满感而是一种在流量里瞎扑腾的失重和空虚。

而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数字媒体时代,被智能技术“驯化”的人们看似自主,实则在被平台算法、数据监控和集体情绪牵着鼻子走,一个个都成了“聪明的汉斯”(这是一匹曾被认为无比聪明的会算数的马,其实它只是在对信号作出反应,并无独立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少年更不可耽溺于数字阅读而摒弃纸质阅读。无论如何,纸质图书、报刊的编辑出版都是有质量门槛、专业把关的。而现阶段,数字阅读面对大量未经专业审核、胡编乱造的假信息,AI生成的大量“看上去很真”的内容其实也是无人负责、错误百出的伪知识,分辨能力不足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掉坑、踩雷。

数智技术支撑的阅读,其弊病表现在:超文本的非线性阅读可以快速关联信息,但容易造成注意力的分散;随时检索和提问获取可以快速得到答案,但会带来探究欲的消解;几乎不需要文字符码转译的直观“阅读”能带来超爽的视听享受,但会弱化长线逻辑推演和静心思辨的能力……对青少年学生来说,正如没有“手搓”作文无法习得语文能力一样,没有通过大量纸质阅读养成的阅读力,高阶思维培育定会大打折扣,心灵的滋养恐怕更无从谈起。

纸质阅读往往并非轻松的消遣,而是一种需要付出心力的智力活动。相较于读屏的丝滑和跳跃,纸质书的实体感会带给人一种全身心驻留于此时此刻的稳定感。人与书之间会形成一个场域,让读者慢下来,与作者和文本进行跨时空的盘桓、交流。很多人还会折页、划线、作批注、写笔记,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痕迹,这些不可一键清除的痕迹同样属于岁月和成长。

其实在一个人成长的历程中,纸质书尤其是连续出版物(报刊),还有一种陪伴、守望的功能,它们往往会在不经意间留下生长的痕迹。

“您好老师,我初中的时候最喜欢的作者就是您!那时候《中学生天地》上您写的每一篇文章我都好喜欢!谢谢老师的文章陪我度过整个初中时期,毕业后我还向我的学妹要过往后多期的《中学生天地》……”这是一名初中毕业生在我长满荒草的微博上的留言。长长的一段文字,表达了她对于当时《中学生天地》中《美丽人生》专栏文章的喜欢,以及对于那段岁月里有这本杂志陪伴的感谢。

“相伴一程,相随一生”,正是《中学生天地》这本青春读物所追求的目标,她始终站在中学生身边,做他们最可靠的青春同路人。

《小学生时代》主打的也是一个“陪伴”,“长情陪伴,温暖守望”是这本期刊的定位。30多年来这本优秀少儿期刊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小学生长大,而她则如作家黄亚洲期许的那样,保持着一份童真“永远长不大”。通过作文大赛、美术作品大赛以及像“给十年后的自己写封信”“漂流的绘本馆”这种持久、优质的服务活动,这本期刊吸引了无数孩子进入“小时社区”。还有《幼儿教育》,“呦呦的故事盒子”这个学前儿童阅读品牌已经做了9年多,500余位朗读者参与,点播量超100万,在一个又一个动人故事的陪伴和滋养下,孩子们的眼神更加清亮……

阅读是一段陪伴,也可以是一场等待。

那天翻一本古人书信集,读到一句:“可人不来,苍苔满径。”这样唯美、极具文青气质的句子是谁写的?一个彪炳史册的名字:文天祥。当时他山居养病,度日如年,给友人谢爱山写信,字里行间写满了对与这位知己把酒看山、握手长吟的期盼。我掩卷深思,嗟叹良久,不知何故,就是想在此处逗留片刻。我拿笔在这篇文章上划线圈点,在页边写下“此句写尽候人不至之寂寥孤独”。这样的体验感是只有纸质阅读才能带给我的。有时候我们等待一本好书、好刊,何尝不像在等一个老朋友呢?若长时间没有翻动书页安静阅读,只怕心里也会长满苍苔吧。



我与一本杂志的两次相遇

□柯君妹

童年时,得空翻一会儿课外书或杂志,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小学生时代》便是我那时常看的一本杂志。没想到多年后我站上讲台,它又来到了我的课堂。

*Nature*是《小学生时代·大嘴英语》中的一个栏目,深受学生喜爱。它图文并茂、视野开阔、语言难度适中,我和学生都喜欢时不时地去翻一翻。有两期主题正好和PEP小学英语三年级上册Unit 3 Our animal friends、Unit 4 Plants around us两个单元完美契合。学生读杂志,了解了更多关于动物和植物的有趣知识。受其内容设计启发,我结合教材中的Project“Make an animal picture book”和“Make a paper garden”,设计了“My animal/plant friend”项目化小任务,让学生把自己的情感注入其中。

教Unit 4时,我发现学生对“I like fresh air”这句话感受平平。随手翻到《小学生时代·大嘴英语》10月号,*Word*栏目正巧在讲fresh,生动的漫画、自然的语境把fresh air、fresh fruit、fresh food、fresh idea、fresh start、fresh face等多种意义和用法串了起来。我便把这一素材带进课堂:先让学生找一找身边哪些东西可以用fresh形容,再分组用fresh编写小对话,还扫杂志上的二维码看配套动画、跟读朗读。学生们不光记住了单词、句子,还主动翻杂志找灵感。课堂氛围活跃了,课堂内容也丰富了。



图为《小学生时代》“漂流的绘本馆”公益悦读活动走进德清县阜溪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老人与小学生共读杂志。　(学校供图)

这些惊喜,和纸质阅读分不开。杂志拿在手里,能翻、能圈、能批注,视觉富有趣味,图文一目了然,更没有弹窗和推送来打扰,学生更容易静下心来品读。当学生追着问“下期杂志什么时候到”时,我更觉得,在数字时代,一本好杂志依然是学生阅读路上那不可替代的“fresh air”。

(作者系杭州市硅谷小学英语教师)

一次约稿打开一扇门

□徐章鑫

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约稿,发生在初二那年的冬天。《中学生天地》的几位编辑走进我的初中校园,我接到了那篇至今记得题目的约稿——《玩不腻的橡皮屑》。文章刊登不久,编辑部招募第一批学生记者。经历笔试、面试,我成了首批学生记者之一。也是从那时起,阅读不再只是纸页上的文字,而变成了走进现场的感受与发现。



图为《中学生天地》“新锐写作营”现场,学生们交流阅读体会。　(本报通讯员　刘鹏辉　摄)

我的第一位采访对象,是晓风书屋良渚博物院分店的店长。那是个暖洋洋的午后,我和店长坐在古色古香的椅子上,听她聊起曾经的人与事。她回忆过去时流露出的淡淡幸福感,让我第一次萌生了成为记者的念头。

杂志里有个名为“人生规划局”的栏目,邀请各行各业的人士分享成长经历和职业故事。起初,我想学新闻的念头并不坚定,反而更关注法学。直到一期杂志上,一位律师讲起学习法学的经历,提到法学需要很强的逻辑性。我上网找来入门课程听,发现自己并不擅长注重逻辑的法律学习,便把目光从法学渐渐转向了新闻学。

2023年,我和其他学生记者在衢州参加《中学生天地》组织的研学活动。一位返乡青年创客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情怀”这个词。他放弃了大城市的光鲜工作,投身家乡建设,帮助非遗文化走出家乡、走向世界。如今回想,这个选择似乎有些理想主义,却切切实实影响了我。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想读新闻学,却因各种原因被人“劝退”。但我还是想追寻那片精神栖息地。出省读大学、转专业,兜兜转转,我终于坐进了大学新闻传播的课堂。今年暑假,我以实习生身份走进编辑部,体会一篇稿子从策划、采写到抵达读者,要经历怎样漫长的过程。

那些翻阅《中学生天地》的时刻,不仅让我看到别人的故事,也一点点看清自己的方向。如今,我从读者成为新闻学子,身份在变,但阅读始终是我理解世界、理解自己的方式。

(作者系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媒体与传播专业大二学生)

专业读本照亮一线方向

□俞春晓

那年课程园本化推进正热,许多园长都来问我:“别的园都有新课程,我们是不是也得赶紧找一个?”那阵子,我也常被“新”和“亮”牵着走,总觉得别的园没有的才是好的。看不清方向时,我习惯性翻开手边的《幼儿教育》,这本刊物深耕学前教育一线,也是我在实践中反复使用的专业读本。

那段时间,通过阅读《幼儿教育》,我们沉下心来,把目光拉回游戏观察、师幼互动、家园共育这些根本话题。读着读着,我慢慢明白,课程不是比谁的花样多,而是要看是否真正看见儿童。于是,我们不再紧追当下流行的概念,而是把“看见每一个幼儿”放进日常教研。这个转弯并不热闹,却让我第一次感到,专业阅读能帮人稳住方向。

更大的触动来自《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出台后。评估指标教师们都明白,可一到实际行为就犯难:师幼互动到底怎么做?恰在这时,《幼儿教育》连续刊出专家解读文章,尤其是围绕师幼互动的讨论。我们便拿文章对照自己的实践:目前遇到的问题和杂志上的案例像不像?文章里的策略哪些能用到班里?一次次对照、复盘,教师们开始把“做成长的合伙人”挂在嘴边,也慢慢落实到行动里——让幼儿为自己的学习出力,成为我们对高质量师幼互动的基本认识。那一刻,理论不再悬在空中,而是落进了幼儿的一日生活中。

后来,我们以杂志文章为载体,组织片区、园所分层共读研讨,在同频对话中分析课例、解读儿童。教师们对照优秀案例复盘自己的带班经历,把零散感悟梳理成文,试着投稿。文章写得好不好是其次,重要的是,日常教学不再只是机械重复,我们也开始探索、研究、总结。

回看这些年,我的专业判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大量的阅读和案例对照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我想,专业阅读唤醒的,是教师自主成长的内在动力。而我也在专业阅读中,重新学习怎样做一名更专业的教研者。

(作者系杭州市拱墅区学前教育指导中心常务副主任、浙江省特级教师、省正高级教师)



图为杭州市临平区塘栖第一幼儿园的幼儿和家长一起共读杂志。　(幼儿园供图)

总编辑:薛平　编辑出版:浙江教育报编辑部　社址:杭州市文三路求智巷3号　邮政编码:310012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零售价:每期2.00元　广告许可证:杭工商广字330100400123号　广告联系电话:87771128　承印: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38号